

学术探讨

吴瑞甫《四时感证》评述

郭锐智* 蔡友敬** 张志豪*



吴瑞甫先生遗像

吴瑞甫(1872~1950年),名锡璜,号黼堂,福建同安人。毕生致力于中医事业,且能融合中西医理于一炉,为近代中医名家。曾创办厦门医学讲习所、厦门国医专门学校,桃李遍及海内外。抗战后避居新加坡,晚年任新加坡中医师公会

会长,并筹建新加坡国医专门学校(即新加坡中医学院的前身)等。曾著有《中西温热串解》、《删补中风论》、《四时感证》等书。

《四时感证》成书于1934年,其书不名温热而名时感,吴氏云:“因以温热仅就热之轻重言,若时感证则寒暑灾侵不得其正者”。全书列出“内经伏气化热”、“难经四时外感”、“叶香岩温热论注解”、“温症论治”、“时令温湿温热”、“湿温之类别”、“湿温在气分之治法”、“湿热在血分之治法”、“薛生白湿热病篇”、“泻痢”、“疟”、“伏暑晚发”、“秋燥”、“冬温”、“方药”等等。对时感证治内容,分门别类,概括无遗。兹从《四时感证》一书,试探吴氏对于感证学术经验的几个特点。

外感病证 溯其源而探其微

《四时感证》一书,溯源于《内经》,总论风寒暑湿燥火。书中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,以至瘥后调理,疾病转归,皆本《内经》之旨加以阐发。吴氏认为治疗外感疾病,必须深究《内

经》之五运六气。“寒暑灾侵不得其正,即为时感之原因”。“盖天地之五气,经于十干之分,十干之气,以化地之五行,以生六气,此即我国医者言六气之所自祖”。又谓“我国四时杂感,无不发热,辨症纷繁,大率随气候以为施治,而方士次之。就診察论,南北尚且异治,何论其他,故春温夏热秋暑冬温,有确定之治疗,成效彰彰可纪”。吴氏非但列举出不少四时六气为病之常见证,而且指出许多时疫性的传染病,他说:“麻疹、疫疹多发于春间,霍乱多起于炎夏,痢疾多在夏秋之交,湿热症多在秋冬之交,其病证多,沿门阖境相同,则其病菌之由四时不正之气而生”。

伏气化热,源于《内经》,吴氏引《内经》“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”、“藏于精者,春不病温”等伏气理论,将其概括归纳为三种情况:一为冬伤于寒,春必病温,谓寒邪之伏于肌肤者;一为冬不藏精,春必病温,谓寒邪之伏于骨髓者;一为冬不藏精,且冬伤于寒,谓内外均为受邪者。证有轻重,而理原一贯,其理由是:“凡有伏气,均可发为温病”,“天地之气,中人于不觉,而为伏邪之所自出也”;“温病亦时感之一,冬春恒见此病”。

伏气化热是指病情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起着错综复杂的变化。吴氏是从《内经》溯源探微地论述外感热病的发展趋势,加以高度概括,补充前贤的不足之处。如对《灵枢》的“冬伤于寒,春生痄热”,他认为:“痄热两字,自灵枢后,再见于前汉书,谓南方暑湿,近夏痄热,师古注以为黄病之称,历来医书,均以身体发黄,

* 福建省泉州市人民医院;

** 福建省晋江地区卫生学校

谓湿热病”。他谓：“四十余年之阅历，知诸凡伏气病，必非一、二剂清热可以透解，古人久病谓劳。热病羁留日久，则其血质必薄，眼白睛、颜面及皮肤，每有淡黄之状，至久热更无论矣。是瘧热者必兼湿热、劳热两义，方能圆到。”

博采众说 自出各种新意

《四时感证》一书，能博采众家精义，择善而从，旁参互证，并能自出新义。如在论述“难经四时外感”之说，引出了张仲景、张寿颐、吴鞠通、叶天士等众家精义。为了加深对时令杂病的认识，引用张寿颐曰：“中风、伤寒、湿温、热病、温病，五者皆为四时之外感，而古人统以伤寒称之者。盖四时感证，虽所受之邪各有不同，而发病之因，多由于先受寒邪而起。”同时也极推崇陆九芝等家的“分析”，所谓“伤寒有五，是五者之总纲，其二之曰伤寒，乃是五者中之一子目。”吴氏说：“试观各证初发之时，每多先有恶寒，而后发热，病情当可恍然，但恶寒有轻重微甚之不同，是以古人遂有此五者之分析”。吴氏且引用张寿颐的论点说道：“仲景著伤寒论，观其太阳篇麻黄汤证及大青龙汤证两条，颇似一部伤寒论，专为二曰伤寒而设。实则桂枝汤证，已专治中风；而白虎汤等方，又是专治温病热病之主剂。”

吴氏对脉诊的研究十分重视，他说：“中风之脉，阳浮而滑，阴濡而弱；湿温之脉，阳浮而弱，阴小而急；伤寒之脉，阴阳俱盛而紧涩；热病之脉，阴阳俱浮，浮之而滑，沉之散涩；温病之脉，行在诸经，不知何经之动也，各随其经所在而取之。”吴氏还认为：“古人所言脉濡之濡，多为软字之隶变，非濡涩濡滞之濡。”对于“邪实脉实”之义，吴氏则提出“当作应指有力解，不可与热病盛大洪数之盛字，混为一例。”

吴氏重视时感病证的辨证求源及分别施治，尤其是提出不能与风寒病证混同施治，应“思温者热之渐，以病之轻重言也。发于夏至

以前为病温，发于夏至以后者为温热。其人中气实而热重于湿，则发于阳明胃肠；其人中气虚而湿重于热，则发于太阴脾肺。以脏腑之病变言之，是湿温湿热，既有种种病体之不同，尤当随气候病体而分别施治”。吴氏在此书特别重视鉴别诊断，以指导临床治疗，确有其独到之处。

治有法度 选方用药精确

古人所遗留方剂，多经临床的实践锤炼，配伍组成，相当严密。若能循其准绳，临证每多获效。然而医者贵乎灵活应变，不可偏执其方其药。吴瑞甫在临证施治中，法中有变，选方用药十分精确，主张对每一病人，务必周密体察。他说：“温病传经者少……其入以渐，进一境即转一象，故变证多。温邪为开，重门洞辟，初病即常兼二、三经，再传而六经已毕。”故在书中列举的病案中，不仅指明用药用方之理由，而且叙述平实，要言不烦，颇能启迪他人思路。兹举吴氏医案医话几则如下：

其一：“温邪在肺，鼻窍每多闭塞，甚至见风而鼻出清涕，与辛夷散证大相似，用桑叶、甘菊、山栀皮、杏仁、薄荷之类，轻清以泄风热，每每获效。误用辛夷散，竟有变为昏痉者，余临症时曾遇之。”

其二：“余曾治黄氏妇，神气昏沉，面黄唇黄，齿龈黄，而无热，自汗出，脉浮虚，牙关紧急不开，延四日矣，小便时下，三日前大便溏泄一次。因思此病，全属虚证。然见其面有惨状，身无厥冷，汗出脉虚，又属可治。因仿张令韶案令按其腹，病者似觉痛苦，手足抽动，再接两次俱然。断为大实有虚象，用大承气下之，汗收噤开，身能转侧，神气未清，再投以复脉汤去姜、桂加紫雪丹，遂愈，复用养营理中善后而痊愈。”

其三：“一王姓，疹后疹未全收，身微热，面色无华，喉中痰声漉漉，脉象虚弱，医者犹用清热通套之品，余独排众议，投以王清任可保立苏汤，而热退痰收。”

其四：“治湿热证，当分湿重于热，热重

于湿两种。湿重于热者，宜化湿为先，佐以清降；热重于湿者，宜清热为先，佐以开降。余三十年前临证时早已悟出，以治此证，殊有得心应手之妙。检阅湿热各书，竟无有言及此者，殊不可解。后得何氏《广温热论》读之，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。第治法稍有不同之点。何氏用枳实、梔、豉合小陷胸等法，是从王孟英湿热各治案得来，成效亦彰彰可纪。但谓能内通外达，尚觉力量未充，余则再加苦杏、薄荷、绿豆衣等类以透汗外出，且寓有双解之意，取效尤捷。至木通一味，余生平最不喜用，因其性善动呕，且热重者最易伤津，宜改用车前子、滑石之利不伤阴，且可化湿下行者，较为万举万当。湿热一清，内外两解。”

中药的应用，吴氏亦有独创，上面已谈及车前子、滑石等的运用，以及分析木通等属随手浪用，弊端无穷。现再举数药：

“香薷之用，总为寒湿外袭而设，不可用以治不夹寒湿之暑热”，“伤暑之用香薷，犹伤寒之用麻黄也”，“自汗，则香薷不宜用”。

“梨汁、蔗浆，生津止渴之属。”瘧症出现“阴气孤绝，阳邪独发”热重者，以白虎汤加梨汁、蔗浆；热较轻者，用叶氏银花、天花粉、知母、连翘，和梨汁浆服，取效甚捷。”

“白虎汤用处尽多，随症加减，俱效。痞满加厚朴，血虚加生地，精虚加枸杞，有痰加

半夏。推之，下利发热苔黄，可合白头翁汤；营阴亏损，舌绛热渴，可合犀角地黄汤；大汗脉虚，不热不渴，可合生脉饮；倘大汗小便短而热，舌苔黄绛，可加生地、元参。虽厥冷亦不禁用。西洋医谓石膏无功用，不宜入药，未免太过”。

“芍药味酸性敛，非湿热内蕴者所宜服……湿热正盛者，白芍酸敛滞邪，断不可投。”“张洁古制芍药汤以治血痢”，“虽昔人已试成方，不敢引为后学之楷模也。”

观吴氏选方用药之妙。加减出入，无不体察入微。查古方之制及历代本草，对上引诸方药，并没有详述其服药后的反应情况，吴氏能在临证中详加体察，指出利弊，其言可师，其法亦为近世医家所乐用。

吴氏治学，不仅不局限于中医，对于西医可采摭者，亦旁通引证。且在治疗上，能从中医理论出发，立足于中医的辨证施治。更为可取的是对脑病及脑在人体器官中的重要性，吴氏有“脑病可致死”之说，而从脑病立治，且创立了治疗脑病的一些方药，对于后学运用中医药来处理一些现代科学所诊断的疾病，无疑是有所启发的。但由于时代和个人经验的限制，书中也有偏见之所在。如对西医的病源、病理等还不能恰如其分地叙述，但这毕竟是次要的，不应苛责前人。

《陕西中医》一九八三“针灸增刊”征订启事

“针灸增刊”汇集了一九八二年西北五省(区)针灸学术交流会议中的主要论文，既有临床报道、实验研究，又有理论、手法探讨。其要目有：鲁之俊“努力开拓针灸事业的新局面”、陈克勤等“针刺治疗先天性色觉障碍 109 例疗效观察”、申旭德等“针刺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28 例临床观察”、罗国礼等“电针治疗桡神经损伤 30 例临床观察”、叶廷琰“氦氖激光穴位照射治疗炎症疾患 197 例临床观察”、洪圣达等“液氮穴位冷冻治疗咳、喘症的初步观察”、韩玉芳“穴位电推拿治疗急性软组织损伤 209 例”、黄汉文“割耳胡蒜、耳穴

刺血疗法治疗皮肤病 82 例”、马明非“手针疗法的选点和操作方法”、郭命三“我对迎随补泻的认识”、王克模等“周围性面瘫针刺治疗前后肌电图观察”、申倬彬“艾灸对免疫及有关化验指标的影响”，以及针灸医案、短篇报道、问题解答、综述、医史等。“针灸增刊”内容丰富，选题新颖，适合临床医师、科研人员和自学中医者参阅。

本“增刊”于今年五月出版，每册 0.30 元(邮费每册加 0.03 元)。欲订购者，请直接与本刊发刊组(西安市西华门 20 号)联系。